

YI LAN NI SHANG
猗兰霓裳 著

一场寂寞凭谁诉，算前言，总轻负……

LI HUANG

离凰

中



离凰 中

猗兰霓裳
YI LAN NI SHANG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离凰 / 猗兰霓裳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5500-0656-0

I. ①离… II. ①猗…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14405号

出 版 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九楼 邮编: 330038
电 话 0791-86895108 (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 (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com>
E-mail bhz@bhzw.com

书 名 离凰(全三册)
作 者 猗兰霓裳
出 版 人 姚雪雪
出品统筹 柯利明
特约监制 何亚娟
责任编辑 赵 霞 程 玥
特约策划 雨 微
特约编辑 雨 微
封面设计 郑力琿
封面绘图 三 乖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16 710mm × 980mm
印 张 54.25
字 数 770千字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75.00元
ISBN 978-7-5500-0656-0

赣版权登字: 05-2013-1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第三十六章	悠悠此恨情无极	001
第三十七章	人间万事消磨尽	014
第三十八章	一朝诏下辞金屋	021
第三十九章	莫愁日照芳难驻	032
第四十章	只见梅花不见人	040
第四十一章	览尽经年恩仇事	048
第四十二章	挥别紫苑望新生	056
第四十三章	从来薄福送倾城	065
第四十四章	飞人寻常百姓家	074
第四十五章	众里寻他千百度	084
第四十六章	布履麻衫我自甘	092



第四十七章	锦瑟年华谁与度	101
第四十八章	相见时难别亦难	116
第四十九章	又是一年春好处	149
第五十章	落花时节惊见君	163
第五十一章	君恩已尽欲何归	173
第五十二章	从来繁华如一梦	193
第五十三章	落尽梨花月又西	217
第五十四章	韬光养晦待契机	244
第五十五章	青天自有通霄路	258
第五十六章	偶逢曾经是往交	270

第三十六章 / 悠悠此恨情无极

漫天飞舞的白色经幡在风中猎猎作响。我闭上了眼睛，不去看那红木雕万福万寿边云纹如意的棺木被缓缓放进早已准备好的墓地里。震天的哀乐在耳边回旋，让我无法逃避，只能任由它们被风吹进自己的耳中。

眼前又浮现出父亲的微笑。那笑是那么慈祥，充满了对我的宠溺。

我伸出手去，脚下不由得向前迈着一小步，那素绡缟纱的孝服有着长长的下摆，被我一脚踩上，一个趔趄，眼看就要倒在地上。

有人扶住了我。那双手好温暖。我抬头，却见他的目光里满是担忧和哀痛。

我垂下眼帘，只是定定地盯着那双抓着我臂膀的手，我心头突然便涌上无法抑制的恨。我的唇微微抖着，打了个冷战。我拼命地克制着自己。

许久，直到那哀乐的最后一个曲调在空气中戛然而止，我才慢慢地重新抬起头来。沈羲遥的脸就在我的眼前。我一怔，就别开眼去，又松开了他的手。沈羲遥的手轻轻地抚过我的鬓角，那里的发已经被风吹得凌乱起来。

我朝着父亲的陵墓跪地叩拜，沈羲遥也执香上前拜了三拜，他的身后是文武百官，一个个躬身下去，哭声响成一片。父亲最后的荣耀，在此刻达到了顶峰。可是，也只是最后的荣耀而已。法事虽然要持续七七四十九天，但只有前三日最是隆重。每日里，我都安静地待在明镜堂里诵经念佛。明镜堂虽宽大，可是却建在了皇宫御花园边上，四周是茂密的松木和槐树环绕，从榫木雕花的窗户看出去，满眼是一年皆绿的树林和蓝蓝的一角天空。殿堂里则终年焚着檀香，到处都是浑厚深沉的味道。我安静地诵读着《大悲咒》，身边也堆放着纸张微黄的经卷。

这是专门从翰林司皇家珍籍库中取出来的，已由高僧开光，是历朝历代传下来的皇家真迹，很是珍贵。烛光晃动中，那微黄的书页散出历史的沧桑意味，我的心在看到它们的那一刻，前所未有的平静下来。

沈羲遥派了大批的侍卫在明镜堂周围守着。但是却都是待在了我看不见的



地方。我想，他是想给我一个宁静的氛围来忘记这丧父之痛。可是，即使我可以从那悲痛中恢复过来，这心中最深的伤又该怎么办呢？

我静静地跪在明镜堂里诵念着手上的经书，偶尔抬头就看见了明镜堂里浑金莲花水草纹的天花，那纹饰漫铺开去，令整个殿堂显得十分高远。

我的面前是一尊纯金观音像。我常常久久凝望观音那温柔慈悲的面庞，那看尽世间悲欢离愁的眼睛里是无量的光芒，充满了禅机。我的心是那么平静，平静得我以为自己已经忘记了这人世间的所有。

一连几天我都没有见任何人。虽然我知道，几乎每天，沈羲遥都会在明镜堂的门外站立好些时候。我能感受到他的目光凝在我的身上，可是，我的心却也会在那个时候更加激烈地跳动起来，我的仇恨又会蔓延上来，失去了那份平静。

我想，不管诵读再多的佛经，也不管一个人能待多久，我还是忘不了那发生在父亲身上的一切。七日后的清晨，头一天夜里我在抄《阿弥陀经》时受了点凉，一早醒来便浑身无力。可是，我依旧还是跪在了那菩萨面前，拨动着手上的黄玉念珠，地砖坚硬而冰冷，我跪下时，因多日跪在地上的膝盖不由得酸痛起来，如同针扎一般。这疼痛却也让我那一段时间里的恍惚和眩晕变得清醒起来。

“吱呀”一声，门被推开了，我慢慢地回头，却见漫天的阳光倾洒进来。

我被那强烈的光线刺得眼睛生疼，不由得闭上了眼睛。再次睁开眼睛，一个高大的身影站在了我的面前，我努力抬起头来看着他，只见他的目光深邃。

我的心跳动着几乎就要冲出胸膛，我顿了顿，朝他微微一笑：“皇上，你怎么来了？”我的头很疼，浑身也酸痛，即便只是那样抬头看他，也十分费力。

沈羲遥看了看四周，又看了看跪在地上的我，满眼的怜惜。

“已经七日了，该回去了。”他的口气温柔。但我在听到他这声音的时候，心里却已经没有了一丝波澜。

我摇了摇头：“皇上，臣妾想在此为父亲诵经礼佛四十九天，以尽孝道。”我的声音很轻。许是那早晨的风因着敞开的门吹进来的缘故，突然我就猛烈地咳嗽起来。沈羲遥的脸色一变，慌忙上前揽住我，轻拍着我的后背。我身子明显地震了一下，漫金的地面上反出他的身影，却是模糊的。我只能看到自己的脸，在长长的垂到地面的发丝中间，在那双已然憔悴的眼睛里，依旧满是仇恨。

“皇上。”我止住了咳嗽，借着 he 手上的力量站起身来，膝盖因着长时间的跪地酸痛不已。我一个趔趄就又跌倒在他的怀里。我感受到了他的心跳，那么猛烈，就如同我的一样。我看着面前那尊菩萨像轻轻地笑了。

“怎么穿得这样少？”沈羲遥扶正了我，仔细地打量着，不住地轻轻摇着头，

四下一看又道，“那些服侍你的宫人呢？都去哪里了？”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只是一件素色细宫纱无花无绣的孝衣，长长的头发因着刚才的跌倒散落了下来，那根用来盘住发髻的桃木发簪也已经掉在了地上。

确实是有点冷，我突然感觉到，然后就是漫无边际的一层一层越来越重的寒冷。好像寒冬中，逐渐侵入骨髓的寒冷，一开始，却是感觉不到的。

我有些害怕地抬头看着沈羲遥，眼睛忽闪着，我知道我的眼神里一定是充满了悲伤与无助。

“是臣妾让他们都出去的，臣妾只想一个人在这里缅怀父亲。”我的泪落了下来，“更何况，臣妾如此打扮，是会失了皇后的身份的，会给皇上蒙羞的。”

沈羲遥深吸了一口气，扶着我的手上力道又加重了一些。

“你无论如何，都是朕的皇后。谁敢怪你的衣饰装扮，谁敢议论你的言行举止，谁就是对联不敬。”

“谢皇上的厚爱。”我微微低下头轻轻地说道，“皇上，臣妾好冷，你抱着我好吗？”我的目光落在了明镜堂正殿通向内室的拐角处。那里，一件狐毛长披风露出了雪白的一角。我小心地上前一步靠在沈羲遥的怀里，仿佛喃喃自语地说道：“羲遥，你怀里好暖。”然后一阵心悸涌上来，我觉得天地都旋转起来了，身子就慢慢地从他臂弯中滑落。再睁开眼睛，却是熟悉的红色。那是在坤宁宫东暖阁的大床里。我看着自己身上大红撒金百子千孙被，还有头顶五福万寿的纬帐。坤宁宫里燃着安神的玉瑞端合香，我平静地躺着，眼神空洞。即使我一直逃避着回到这里，逃避回到这个让我时刻都无法忘记自己是谁的宫殿，可是我最终还是无可避免地回来了。嘴角浮上一抹浅笑。迟早都是要回来的，不是吗？

坐起身来，我就看到蕙菊和芷兰坐在一边。蕙菊趴在桌子上打着盹，芷兰的眼睛则一直盯着她眼前的一只玉碗。此时，我身上已经不是很难受了，却依旧觉得很冷，于是拉过被子裹住自己，轻轻地唤道：“芷兰。”声音一出，我自己也被吓了一跳，自己的声音是那么微弱沙哑，仿佛久缺甘霖的枯涸大地。

芷兰迅速地站起身来，蕙菊也醒了过来，快步地走到我的身边。

“娘娘，你醒了。”蕙菊看着裹紧了被子的我，“娘娘你怎么了？”

我没有看她，只是小声说道：“怎么这么冷？去生个火盆来吧。”

我看着蕙菊和芷兰身上初秋的宫衣问道：“你们不冷么？”说话间自己竟打起颤来。芷兰的脸色一变，蕙菊也突然不说话了。我不解地抬头看着她们，余光落到屋子里，才突然明白过来。坤宁宫东暖阁里摆着四个错金麒麟火炉，此时里面正燃着红萝炭，整个坤宁宫里都应该是很暖和的，可是，我却觉得那么冷，



冷得我即使用尽了全力抓紧了被子也无济于事。

“娘娘，奴婢去请太医……”芷兰正了正神色，对我说道。

蕙菊则扶着我坐起身来，在我腰后垫了一个软软的杭缎垫子，又为我掖好被子，再唤来小福子和小禄子将那火炉抬到离床更近些的位置。

我蜷坐着，头有点发沉。我知道，这是因为昨夜里我并未盖被着凉所致。再加上今晨我只穿了单衣坐在空旷冰冷的明镜堂正殿里，自然这风寒是愈加严重了。只是，如果我不这样做，他今夜怕就是不会留在我的身边了吧。

隔着漫金撒花的绣帘，太医院中最好的张太医眉头紧皱，蕙菊和芷兰站在一旁，沈羲遥却因着西南的紧急军情，还在御书房中面见大臣。其实，我嘱咐了芷兰先不要去告诉他，因此此时他应是不知道我的情况的。更何况，我想，既然事关西南的军情，那么羲赫一定也在那御书房里。我不想让他担心，更不想他跟着沈羲遥一同前来。因为今夜，我要独自一人与沈羲遥在一起。

我看着帘外的张太医，他的眉头忽紧忽松，我的心突然就被揪了起来，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之前几天自己身体上一些不对劲的感觉此时也完全涌上心头，所以当我看到张太医眉头舒展正要开口说话时，自己抢先对着外面的蕙菊和芷兰说道：“本宫还是觉得冷，蕙菊，你去给我取个汤婆子来，但是不要太热。”

看着蕙菊走下去的身影，我又笑着对芷兰说：“芷兰姑姑，本宫想喝点汤水，你去准备一些吧。”

芷兰看了我一眼，想说什么，可是思索了一下，还是快步出去了。

看着那门被关上，我这才对张太医说道：“张太医，本宫是怎么了？你先对本宫讲吧。”张太医捋了捋胡子看着我，他已经上了年纪，是太医院里最年长的御医，早在先帝年轻时就进了太医院，很受赏识。

他的眼睛里有行医之人应有的善良和细致，还有上了年纪的人才有的那种祥和。我不由得又想到了父亲，心中又是一阵刺痛。

“娘娘为何支走所有的人呢？”张太医没有直接回答我的话，而是笑着问道。

我低了头，心里是起伏和紧张的，但是表面上却平静地说道：“本宫是怕自己的病……”

我轻咳了两声，接着说道：“是怕自己的病严重，她们去通报皇上，如今皇上正在忙国事，是不宜被打扰的。我也不想皇上为我太多分心。”

说完，我抬起了头，虽然隔着纱帘，但是我相信张太医一定能感觉到我的目光，那是坚定且无可抗拒的目光。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道：“张太医，请你如实告诉本宫。”

张太医沉思了半晌，我看出了他内心的犹豫和争斗，好久他才终于开口道：“娘娘，你的风寒很是严重，一定要好生治疗才可好得彻底。还有……”

他停了一下，那眉头蹙了一下，才又说道：“娘娘，你已经有一个半月的身孕了。”我无力地靠在牡丹丝绣水红的靠枕上，胸前起伏不定。我的心是压抑难耐的哀痛。我甚至觉得呼吸都困难起来。我茫然地看着眼前的百子千孙被，那上面鲜活的孩童图样此时一下下地蜇着我的心，在原本就伤痕累累的心口上又划下了深深的一刀。孩子……我竟没有想到，我会突然就有了他的骨肉。之前的小反应我并没有在意，甚至月信迟迟未到，也自认为是悲伤和疲惫所致。更何况，近段时间来的终日疲乏与无力，身体的细枝末节自然更不在考虑中。可是……孩子……在这个时候，这是最不该有的啊。但是，我心里却又有着隐隐的巨大喜悦，手不由得就放在了尚且平坦的小腹上，那里，竟然已经有一个小小的生命。

我的心带着忧伤和喜悦，却又茫然起来。可是，张太医之后的话让我感到有一盆冷水朝我当头浇下。他双手搓着，眉头皱得那么紧，神情是那么犹豫，眼神里是紧张，是害怕，还有一份……同情。

“娘娘，恕臣直言，因着之前你悲伤过度 and 劳累，再加上这次来势不小的风寒，这第一胎……”

他迟疑了很久，我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甚至不由得坐直了盯着他。张太医眼神里闪过一个坚决，低声说道：“这第一胎，恐是保不住了。”

我的泪滑落下来，冰凉地滴落在被面上，那水红瞬间就变成了深深的红色。

我的心也在下沉，我抓紧了自己身上的锦缎外袍，指甲甚至戳痛了手心。

“臣会尽力的，臣这就给娘娘开个药方。”张太医说着就站起身来，走到靠窗的桌边就要写药方。

我静了一下心，用最平静的语气说道：“张太医，你说的保不住……本宫知道了。本宫想问，这个孩子，与本宫还有多久的缘分？”

张太医的背影明显一僵：“娘娘，”他说道，“这个……只要娘娘好好调养，还是有可能生下来的。”

我惨然一笑：“张太医，你就对本宫说实话吧。”

他顿了顿，终于慎重地说道：“娘娘，恐怕是没有几日了。”

我轻偏了头靠在红木的床棱上：“张太医，”我轻声说道，“不用开什么方子了。”

我哀伤地一笑：“本宫如今的状态，本宫自己知道，开什么方子都是没有



用的。”

我的泪静静地淌着，那深红的一片在逐渐加大，手上也是紧紧地抓着被面，上面绣的小孩图样扭曲起来，就如同我的心，被绞得生疼。

“张太医。”我支撑着自己的身体，用仅剩的力气说道，“本宫有件事求你。”

张太医的眼睛在烛光下闪着疑惑和为难的光，他敛了敛神色，说道：“娘娘请讲。”

我仰起头看着床帐帐顶上那一颗硕大的东珠，胸口起伏了几下才开口道：“张太医，若是皇上知道了孩子保不住，你觉得他会怎么样？”

我没有直接讲明自己的意思，因为我要求他的事，如果我直接讲出来他一定是不会同意的。所以，我只有换一个方法来说。张太医沉思了片刻，抬起头来，他花白的头发一晃，我看到他的眼睛里显出世故和智慧来。

他面带难色地说道：“娘娘，可是臣不得不报啊。”

我摇了摇头：“张太医，其实你比本宫更清楚，若是皇上知道了这个孩子保不住，那么受牵连的人，一定是你们。”

我顿了顿，强打起精神继续道：“皇上他一定会让你们全力保胎，可是，你也清楚，这很难。”

我盯着他慢慢说道：“你也知道，本宫的父亲刚刚不在了，皇上需要一件喜事，而他也不希望本宫伤心。”

我带着一丝无可奈何的微笑继续说道：“皇上最近国事家事缠身已经疲惫不堪，本宫实在是不想再看到他难过。如果在他不知道本宫有孕的情况下，这个孩子就掉了，本宫也可以说自己并未发觉。虽依旧是难过，却总比这每日里担忧伤心来得好啊。”

我低下了头，言语哀戚地说道：“这忧伤和痛苦，本宫一个人承受就好了。本宫不愿皇上再为此忧心。”

眼睛就湿润起来，鼻子也酸酸得难受，可是我却一直忍耐着不让眼泪掉下来。

“张太医，这样一来你们太医院也不会为此遭受牵连了，不是最好么？”我再次抬起头来，目光炯炯地看着眼前这个已经年过半百的老人，他经历的人间冷暖和在这皇宫里积累的经验世故是远比我多的。我相信他会有权衡的。

“可是娘娘，”张太医犹豫了很久，才开口道，“可是今日老臣既然来此，就总不可能查不出来的啊。”

我一笑，这样看来，只要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他就会答应的。

“这个你莫怕，本宫自有办法。”我想了想，拉过锦被盖在身上，“本宫

此时的身体，自然是十分虚弱的，想来脉象也弱，你回去就说，本宫的脉象太弱，并且十分困倦，你还未能好好号脉，本宫便让你退下了。”

我看着他：“此时，你就直接回太医院去便好。其他的，自有本宫来安排和解释。”我说完，从床角上的一只匣子里取出一张银票来递给他。

张太医愣了愣，我轻轻说道：“这是十万两，还请你收下。万一……万一皇帝还是震怒，这些银子，也够你全家简单生活一生了。”

说完手一松，那乳白色的银票便缓缓飘落在地上。然后，我闭上了眼睛。

我听见张太医的脚步声离去了，才微睁了眼睛，地上已经是空无一物了。

蕙菊带着小福子小禄子抬了一个错金镂空牡丹的火炉进来，我却已经不若之前那般感到寒冷了。

“蕙菊，你过来。让他们先下去吧。”我朝着蕙菊招了招手。

蕙菊给小福子和小禄子使了个眼色，就来到了我的身边：“娘娘，怎么了？”

我在蕙菊的搀扶下坐起了身子，她又拿了一件貂毛的披肩为我披上，那黑色的毛皮在烛火下发出油亮的光泽。这些本该冬日里才用的物件此时全部被取了出来，我知道眼前这件还是内务府昨日新赶制出来的。

“蕙菊，皇上带我回来之后，是否有请太医来诊过？”

蕙菊摇了摇头：“回娘娘，没有的。皇上带你回来的时候你还昏迷着，那时张德海进来通报西南的军情奏书到了，皇上犹豫了一下，直接就去了御书房。不过，也交代了我们，待你醒了就去请御医来。”

“嗯，我知道了。”我的手轻轻地抚过那貂毛光滑的表面，感受那如丝般的手感。

蕙菊看了看周围，疑惑地问道：“娘娘，张太医呢？”

我淡淡一笑：“张太医给本宫号脉时，本宫觉得很累。他说本宫脉象虚弱，得好好诊一诊，但本宫实在太累了，便让他先下去了。”

蕙菊眨了眨眼睛不解地看着我：“娘娘，那要我现在再去请吗？”

我勉强一笑：“本宫这会子好多了，想来是风寒严重，你还是先去端药来吧。”说完靠在绣枕上，手不由得放在了小腹上，心却是一阵缩痛。

蕙菊便没有再问什么，只是点了点头。

“芷兰那里，本宫也会跟她说的。”我坐起身来要下床，蕙菊慌忙过来扶我。

我摆了摆手，看着蕙菊愣愣地站在那里，便给了她一个宽心的笑，站直了身子。虽然感觉自己仍是有些轻飘飘的，不过还好，睡了这么久，总算是恢复了一些精神。



“今晚你去做几样小菜来，本宫想与皇上说说话。”

我走到梳妆台前坐下，拿起梳子慢慢地梳着头发：“一道一品天香，一道花好月圆，一道贵妃鸡，再做一样酒酿饼。你再随意做些别的，但这四样是不能少的。”我看着镜中人苍白的脸和深陷的眼窝，拿起脂粉轻轻地扑起来。

蕙菊走上前来：“娘娘，奴婢知道了。”她盯着铜镜中的我，眼中满是诧异和迷惑。

我没有看她，也没有再说话，直到她走到门边，才又开了口：“蕙菊，你再去备一壶好酒来。就要梨花白。”这菜和酒，都是他沈羲遥喜爱的。

我坐在铜镜前，用玉石细簪子挑了些水红色胭脂，用温水化开，淡淡轻拍在自己苍白却已经扑过蜜粉的双颊上。再将绯色的口脂点在微启的朱唇上，轻轻晕染开来，仅薄薄一层，通透而湿润。藕荷色眉碳粉小心翼翼描绘出最适合自己的柳叶眉。银丝镶边雪白贡锦纱羽缎芙蓉裙上有细细的白丝织就的凤凰图样，隐匿在层层皱褶之中。乌发高挽，却只在顶端插一只纤丝镂空银缕凤簪，垂下细密的银白流苏。行走翩跹，回眸凝视之间，犹如回风舞雪，影度回廊。

西侧殿里，花梨木福寿永固琉璃镶边圆桌上的黄地粉彩“佛日常明”套碗中，正是蕙菊按我的吩咐做好的菜肴，此时散发着诱人的香气。

菜肴中间，一只青花双龙穿缠枝莲纹瓶中是最上等的梨花白。瓶的两边各有一只金盃花梅花式杯。窗边青花八吉祥缠枝纹四棱大花瓶中也满插了名贵的略有淡淡鹅黄色的秋月明霞菊。抬头望去，满眼“粲粲黄金裙，亭亭白玉肤”。

西侧殿此时香烟缭绕，满室芬芳。屋内两侧的镶金珐琅三层烛架上燃着十几根红烛，烛光将西侧殿映照得如同白日却充满温暖的气息，最适合疲惫之人放松心情。“娘娘，你看这两盆玉堂金马放在桌边可好？”紫樱和馨兰各抱了两个青花垂肩灵芝夔纹花盆进了来，紫樱四下里看了半天才向我问道。

我一直痴痴地坐在最里间的美人榻上，直到紫樱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来，才慢慢回过头去，一刹那满眼的缤纷暖黄让我如临仙境，感到无比的温暖和安宁。

即使，这只是粉饰过的祥和，可我仍愿沉醉其中。毕竟，也许今夜之后，一切就都再看不到了。“就放在烛架旁吧。”我环视了一下四下，轻声对紫樱说道。然后，我看着她们将花摆放好，自己的目光在那一桌珍馐佳肴上扫了一圈，最后落在了闪闪发光的那一对金盃花梅花式杯上。

一只手看似无意地伸进了宽大的衣袖中，然后又对紫樱和馨兰说道：“你们一个去小厨房里看看，还有没有菜没端上来的。另一个去坤宁宫门外看着，皇上来了告诉本宫一声。”看着她们俩的身影消失在西侧殿门外，我这才缓缓起身

走到那花梨木大桌旁，久久看着其中的一只酒杯，眼神恍惚之处，沈羲遥的脸便浮现了上来。我咬了咬牙，转过身去，回眸处，一片灯火辉煌，满室馨香。

“娘娘，皇上来了。”紫樱匆匆地跑了进来。我一怔，时间似乎有一刹那的回溯。

仿佛突然回到了那个我才入宫不久的清早，那时是小禄子面带喜色地跑来告诉我，皇帝走近了当时如同冷宫的坤宁宫。而那时的皓月也还在我的身边。

我还记得，紫樱甚至立刻就取来了一身樱粉的丝锦宫装。

可是，那时的我根本不在乎他是否会进这坤宁宫来，甚至，我根本就不在乎，他是否还记得有我的存在。一切，就在这时光荏苒之中，全都变了模样。

今日的坤宁宫是真正的大羲皇后的寝宫。

在所有人的眼里，这里住着的，是一个权倾后宫、隆宠无人可及的女子。

在世人眼中，这个女子为她的家族带来了最高的荣耀和地位。

谁都会以为在这里住着的是一个幸福的女人，因为她看似得到了天下女人都梦想得到的一切。可是，我真正得到的是什么？是无休止的后宫争斗的疲惫，是善行恶果的失望，是失去亲人的悲痛。还有……仇恨……那是即使诵经念佛也驱除不了的刻骨的杀父仇恨。我安静地坐在西侧殿内室尽头的美人榻上，仿佛秋日里一片薄云遮蔽下的月，散出淡淡柔光，恬静平和。长长的裙角铺散开去，在脚下形成一个好看的弧，我就这样贤淑地微低着头，带着一抹流云翩然的笑，专注地看着手上的一本佛经。佛经上讲“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如今，便该是拔出之时了。如此，我和他，才会得到解脱吧。

沈羲遥走进来的时候，带起了一阵轻微的风，一丝凉意在暖如春季的西侧殿里瞬间消失不见，只留下一缕稍纵即逝的凉薄气味，却是最能清醒人的神志。

我起身向他弯身施礼，长长的流苏在烛火的照耀下发出明亮的闪光。

“恭迎皇上。”我的嘴边带着最美的笑。我知道自己唇边那笑在旁人看来是多么妩媚销魂，却又不显得轻浮庸俗。沈羲遥快步走到我的身边，他那江牙海水祥云九纹蟒龙袍上，还有一些御书房里薄荷香残留的气息。

他一把就扶起了我：“做什么，不是说了不用这些虚礼的嘛。”

他责怪地说了一句，我便垂了眼帘，浓密的睫毛在脸颊上投下一抹暗影：“皇上，这是应该的。”

我借着他臂膀的力量站直了身子：“臣妾父亲的丧事让皇上费心不少，臣妾心中甚是感动。”



我说着鼻子就酸了起来，一只手就抬了起来，去擦拭自己眼角微有的湿润。

沈羲遥眼里满是心疼和怜惜。他伸出一只手来，轻抚着我的脸庞：“这是朕该做的。毕竟……”

他停了片刻，才继续说道：“毕竟凌相是我大羲功臣，又是朕的岳丈。”

我心里冷笑了一下，功臣，岳丈，沈羲遥你真的把我父亲当作过大羲功臣么？你的心里，也是更不会将他当作你的岳丈了。要说你将他当作了什么，恐怕，还只是眼中钉肉中刺吧。

我的手紧握了一下，又站直了身子，带着看似感动的微笑说道：“臣妾之前一直在丧父之痛中，虽知皇上为此操心不已，心下感激皇上，可是却始终力不从心。”

我抿了抿嘴，又好像有点不好意思地说道：“今日回来了坤宁宫，就想着为皇上做一桌爱吃的菜，和皇上说说心里话。”我吸了一口气，走到离沈羲遥很近的地方，用仔细修饰过的、勾人心魄的、深邃漆黑的明眸情意深深地看着他。此时，这双眼睛里已经泛起了一层极淡的烟波，却最是撩人心弦的。他明显一震，虽然眼里闪过一抹惊讶和疑惑，可是在我的眼波流转中，那惊讶和疑惑转眼便消失了，只留下了惊艳和赞赏，还有浓浓的欢喜。

他的手突然就伸了上来，把我吓了一跳，下意识地护着自己后退了一步，就留了他修长的手尴尬地停在空中，脸上带着僵住的笑容。我这才发现自己失了态，连忙走到他身前，嗔怒地笑着说道：“皇上吓到臣妾了。”说完便将头靠在了他的胸前，他的双手就不由得抱紧了我。我却平和了脸上的表情，心里是一阵的反感和厌恶。终是拉了沈羲遥坐在了桌前，蕙菊馨兰此时也才走了进来，手上各端着一个粉彩蜜蜂牡丹纹碗，她们的身后是坤宁宫其他的侍从，整齐地站在四周和门外。我站起身来，接过蕙菊手上的碗，里面盛着的是极品官燕。

我轻轻吹了一下那袅袅上升的热气，方才端到沈羲遥的面前：“皇上劳累了一天，先喝碗燕窝吧。”沈羲遥正要伸出手去，一直站在一旁的张德海立即走了上来，接过我手中的碗，从袖中拿出一根长长的银针探入碗中。

我一愣，手才松开了，脸上却带了稍许的不悦，心却跳得厉害。

张德海手上的银针一个反光，我不由得闭了一下眼睛，心里是紧张的。

因这之前沈羲遥在这坤宁宫里用膳，多是御膳房送来，在端上来之前就已经试过是否有毒。今日却不同，张德海当面试毒也就不足为奇了。即使我之前便想到了，可是真的看到那根银针时，心里还是一惊。银针也证明了，他在心里不信我。银针探进了碗中，片刻后取出，依旧是光亮无比，发着熠熠的光彩。

我一笑，眼睛里虽有小小的不悦，但还是起身又从张德海的手中拿起那只粉彩蜜蜂牡丹纹碗，手指感受到了碗上微热的温度。

我稍稍俯身将碗轻轻放在沈羲遥的面前：“皇上，快用了吧，有些凉了呢。”

我的眼睛一眨不眨，沈羲遥却看了一眼张德海，似乎是在责备他：“你这是做什么，难道薇儿还会害了朕不成？”

张德海连连告罪，我却平和地坐下来对沈羲遥说：“依臣妾看，皇上不仅不能怪张总管，还要褒奖他。这膳食是最大意不得的，即使是在臣妾这里，也是该试的。”说完，我拿过张德海手中的银针，缓缓地站起身来，带着端庄的笑，将那银针一一探入桌上的菜中，小心地旋转着再拿出来。银针无一例外地依旧闪着光芒。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如若他是真的信任我，早就阻拦我此时的举动了。可是，他却没有。

心中是有些失落和苦闷的，可是脸上的笑意却加深了，一边试一边跟沈羲遥随意地说着话：“这道是皇上你最爱吃的一品天香，臣妾特意让他们做出来的，就是不知和御膳房做的一样不一样。”

银针拿了出来，又探进另一道菜中：“这个是花好月圆，臣妾经历了丧父之痛，幸得皇上陪在身边，臣妾心中万分感激，就吩咐他们做了这个有彩头的菜，希望皇上能喜欢。”

沈羲遥看着我，他的眼睛里闪着光，那是一种欣喜的光芒，也还有一丝无奈。

桌上的菜都试了一遍，最后，我的目光落在了仅剩的酒壶上，心里有些紧张，手心都发出了细小的汗水。沈羲遥看了我一眼，一摆手：“朕说了，不用的。”

我摇了摇头，揭开壶盖：“皇上，既然试了，自然是要都试试啊。”

“薇儿，太医过来是怎么说的？”沈羲遥在张德海小心布菜的同时，一边看着桌上的珍馐美味，一边问我。

我偏了头用金筷夹了一片莲藕放在盘中，手停了一下，目光对他深情款款的眼神，嫣然一笑：“皇上，臣妾没有大碍，只是在明镜堂里受了风寒而已。”

我继续淡淡地说道：“张太医来时，臣妾困极了，没有容他仔细号脉便让他下去了。”

我迎上他关切的目光，楚楚笑道：“臣妾想着，左右就是风寒，且一觉醒来发了不少的汗，感觉已经松快多了。应该是没有大碍的。”

沈羲遥蹙了眉：“还是让太医仔细诊治比较好。”

我轻轻努了嘴：“皇上，臣妾不喜欢御医。”我的眼中盈了泪，“臣妾一看到御医，就想到父亲……”



他见我这般伤心，自然不再说什么，将自己面前的一盘桂花糖藕夹给我：“好了，是朕不好，不过若是你身体又有不适，一定要让御医来看看。”

我点了点头，夹起藕片正要送入口中，突然腹中一阵疼痛，手一抖，那藕片就掉了在金玉镶边的瓷盘中。沈羲遥一惊，放下了手中的筷子，目光里满是担忧。

我额上渗出了细小的汗水，却强忍着疼痛拿起酒壶，站起身来：“皇上。”

我给了他一个宽心的笑，将酒壶中的陈酿梨花白倒入面前的一对金螭花梅花式杯中，那白色透明的琼浆在被斟入杯中时发出了“叮咚”悦耳的声音。

我的眼睛看着自己左边的那杯，心里稍稍有些犹疑，可是还是将那只杯子递到了沈羲遥的面前。

“皇上，”我举起酒杯，妩媚地笑着，“臣妾敬皇上一杯，以示臣妾心中的感激之情。”说完，我一饮而尽。沈羲遥看了看我，一笑，也一仰头，那杯中酒就尽数被他饮下了。我满含着真心的笑意重新缓缓坐下，看着满室的灯火辉煌，又看了看身边沈羲遥的侧脸。那张脸在柔和明亮的烛光下显出不真实的俊美和温和，没有了皇帝的戾气，却多了一份书卷之气。

如果不是心中已经知道了他的所作所为，我是无法相信眼前这个人，就是杀害自己父亲的凶手的。可是，他是皇帝。我提醒自己。他要为他的完全掌权，为他的江山扫除一切障碍，那些阻挡他前路的人或事，无一不是要被除去的。这是一个帝王所必须做的事情，可是，我却无法接受。毕竟，那被牺牲的人是我的父亲。

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腹中的疼痛又渐渐袭来。我觉得自己的手脚都冰冷起来，也逐渐无力了。我强作笑颜，和沈羲遥慢慢地说着话，将思绪远离心中所忧，这样那疼痛也许就会减轻一些。

可是，我的心里却无法排斥掉那个念头，那个其实我并不愿意去面对的东西。何时都行，只要过了今夜，反正今夜之后，我应该也就会不久于人世了。

孩子，我愿意带着你离开这喧嚣世界，但却不愿你先我一步而去。

我的心痛了起来，如果他没有做那些事该有多好？

也许我真的可以做一个好皇后，也可以做一个好妻子，一个好母亲。

也许我真的可以忘记羲赫，只是将他当做自己生命中一次美丽的邂逅。

可是，如今这一切的也许，都不再有可能了。

东暖阁里已经放置了四个暖炉，我在离开之前，亲手在里面加进了香粉，燃起来便有着馥郁的香气。整个东暖阁里此时如同春天的百花园，暖意浓浓，花香袭袭。但由于大红颜色的布置，还有随处可见的金凤和龙的图样，端庄大气之